

專訪美國漢學家倪豪士先生

訪問：鍾彩鈞*

整理：黃錦珠

倪豪士 (William H. Nienhauser, Jr.) 教授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，主要任教課程為唐代文學。1979年《中國文學》(*Chinese Literature: Essays, Articles, Reviews*) 英文刊物創刊時，為創辦人之一。著有《柳宗元》(與他人合著)、《皮日休》等書，並有單篇論文多篇，散見於 *T'oung Pao*,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,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, *Oriens Extremus* 等期刊，最近正從事《史記》之翻譯，為知名漢學家。

倪教授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四日至六月十三日至本所訪問十天，並於六月十三日在本院蔡元培館會議室與所內人員座談，及接受本所訪問，本文即就座談內容與訪問錄音整理，並經倪教授修正而成。

問：您在外國從事漢學研究，您覺得中、外漢學研究有什麼不同或可以借鑑的地方？

答：我們常常說「漢學」，翻成英文是：Chinese studies 或是 sinology，但實在說，我想「漢學」不能翻成 sinology，因為你們的「漢學」和我們的英文系比較有關係。也許不一定對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。你們中文系有很多作者，但我們用英文寫東西、寫文章的，多半是英文系的，我們美國的中文系是專門作研究、作學問，沒有什麼文學感 (Literary feeling)，除了像周策縱教授這樣，

* 鍾彩鈞先生，本所副研究員。黃錦珠，本所臨時研究助理。

他會寫文章，也會作學問。但是多半的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學，不寫小說，也不寫創作文章。所以中文系和 Chinese Department 完全不一樣。再說，我們作 sinology，第一個非要作不可的東西就是翻譯。我們的讀者，不論對中國古代或現代，他們的知識不那麼深，所以我們也常常解釋很多在你們的情況不必解釋的東西。所以實在說，你們對西洋的 sinology 比較有興趣的，是很多年前的文學評論。但是我們漢學家沒有什麼新的、好的、有意思的文學評論。當然我們可以跟你們學很多東西，但是我想你們也可以學、或說注意我們所作的研究，這是什麼呢？我開始教中國文學的時候，我學生的年紀都跟我差不多，多半是中國人，所以第一年很辛苦，我每天晚上都要預備第二天的課預備到半夜，但他們是中文系的學生跑到美國去留學，所以無論我作了多麼好的預備，他們問的問題，我常常沒有辦法很好地回答，或者回答了以後，他們還有更複雜的問題，我都不了解。但是有一個學生她提到，她說是我最大的缺點。她說：你教中國古典文學，非教那些傳統，我們都看過的人、書等等不可。她很客氣地講。當時我覺得她說得很對，但現在我覺得她說得不完全對。因為我們外國的漢學家研究漢學的一個好處是，我們在你們的傳統之外。中學時代，我們甚至連有中國文學這樣的文學都不知道，我是到大學才知道有中國文學，有杜甫、李白這些人。另一點是，像杜甫、李白這樣的大家，我們都不敢碰，我們要作別的東西。比方我在中央圖書館看了所有《柳河東集》的善本，我特別看了那些有圈點的部分，因為我對古代人讀《柳河東集》的情況有興趣，我想知道古代人大多讀《柳河東集》的那些文章，結果我發現幾乎每一個時代的人看重的文章都一樣，他們不可能有新的看法，有一些文章則好像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沒有看過。這個意思是，各代的人所看的柳宗元文章都差不多，只偏重在少數一部分。柳宗元所寫的散文有四百多篇，很多篇可能令人不太有興趣，但還有很多以前中國學者沒有看到的東西，我覺得對我們現代人，或者說漢學家，或是 sinology 可能會比較有興趣。所以我現在覺得西洋的 sinology 可以提到一些中國學者沒有注意到的東西，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傳統。比方我對柳宗元開始有興趣的時候，我不是先看關於柳宗元的書，而是直接打開《柳河東集》，從題目、文章去看我對什麼有興趣。我個人對「傳」的部分比較有興趣，所以我先看了所有的傳。當然有很多地方看不懂，但是我一發現有〈李赤傳〉，就覺得：這太好了！跟史蒂芬史匹柏拍的電影一樣給人奇奇怪怪的感

覺。還有〈河間傳〉，用中文說是屬於黃色的故事，結果就有人說不會是柳宗元寫的，但他們提出來的論證資料不太好。我的意思是，假如我們對漢學有什麼功績，可能就在這些方面，即研究中國學者忽略的東西。

問：身為外國的漢學者，從您與中國漢學者交往的經驗，您覺得中、外漢學者的交往可能會有什麼情況？

答：中國和外國來往，有兩個例子：一是不相信外國人的能力。我在臺灣，常常有人問我：你看的《史記》是《白話史記》嗎？他們覺得我看原典的《史記》似乎是不可能。另一是有很多外國人，可能由於自卑感而反擊，批評中國人用的版本的問題。我記得在威斯康辛大學曾開過一次有關李白的研討會，有一位美國學者就對一位大陸的有名學者詹鍈說：詹鍈，你編的《李白全集》編得不太好，因為李白的佚文有兩個版本，但你所有註解裏的佚文都沒有說明版本來源。

你們是一個新的研究所，我聽說你們將來要跟外國學者多來往，但我覺得這個過程可能很麻煩。我們開始編《中國文學》(*Chinese Literature: Essays, Articles, Reviews*)這個刊物時，有好幾個目標，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要注意臺灣和大陸的學者、研究生正在研究什麼、寫什麼、作什麼。所以我們常常有書評，批評你們用中文寫的書。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剛剛出版的時候，也有這樣的興趣。但是我應該承認，越來越麻煩，因為如果不親自來臺灣或親自去大陸，就不知道情況怎麼樣。

問：聽周策縱教授說，您上課時給學生的負擔很重，請您舉一個實際的例子說明，比如說您開設了什麼課，給學生讀了什麼書，能夠表達出 *sinology* 的傳統？

答：我舉的例子是一個研究生必選的課，就是中國文學史。有很多學生，特別是臺灣來的學生，說這門課已經讀過了。但我跟他們說，現在讀是從西洋的看法來讀。比方說我們平常從《詩經》開始。《詩經》我們用什麼方法讀？第一天我介紹他們幾本關於《詩經》的西洋和東洋的書，請他們第二天就先預備一些。他們看完了以後，就比較了解日本人、西洋人還有中國人對於一個問題的看法。比方說對於《詩經》的四部分的時代問題，西洋有一個加拿大人 WACH Dobson 寫的文章，還有中國幾個學者也寫了這個問題，還有一個法國人 M. Granet，這些人都有書或文章，還有楊牧也有一本書。他們對於《詩經》原來怎麼寫成的方法，意見都不太一樣。還有陳世驥，他有另外一個說法。然後第三天，我就挑選了四、五、六首詩，從每一個部分如〈頌〉、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、

〈國風〉裏各挑一、兩首，然後我們讀過，可能會花二、三個小時，把它們翻成英文之後，討論它們的意思是怎麼樣。討論以後，我們就用剛剛那些資料，分析這些人的說法有沒有道理。這樣學生就有機會自己去辨別。如果他們更有興趣，就可以多讀一點關於這方面的書。我們每一次都用這種方法，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都如此。從《楚辭》這個例子，可能可以看出西洋和東洋漢學不一樣的地方。屈原是愛國的，那我們當然不是愛你們的國，我們愛我們自己的國，所以在臺灣或在大陸，說屈原是一個愛國者，這個問題在西方就不會出來，我們只是注意到屈原有什麼資料。比如說《楚辭》之外還有《史記》。《史記》裏面寫屈原是按照《楚辭》寫的，所以實際說沒有什麼資料，只有一篇文章。這是別人的說法，不是我說的。我先用這樣的方法，請學生先看有什麼說法，然後請他們舉例子看是反對還是支持這個問題。我先給他們書目的資料，如果研究生很用功的話，他們自己可以發現一點，不一定是新的說法，但是他們自己覺得比較滿意的說法。有時候我也跟他們學了很多東西，因為他們發現了我沒有看到的東西。

每個禮拜他們要看的文學方面多半是文言的原文，但論文大部分是西洋的，小部分也有日文的，比方說唐詩，多半的文章都是用英文寫的，我們用高友工註的。還要看一點最近流行在臺灣或大陸的關於唐詩的說法，可能臺灣或大陸各一篇，別的六、七篇可能都是美國或其他地方學者的。如果學生知道別的很好的資料，他們當然可以提出來，也可以作辯論。我的教法當然還有很多缺點，比如說我們誇張了，但翻譯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比方說我在這邊演講，資料裏面我有一些不完全了解，但講的時候我是用中文講，我不了解的文言方面，沒有關係，因為你們了解，我可以反過來靠你們了解，但在外國就沒有這麼方便，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問題。

問：您應邀來本所訪問，請問是否可以提供本所一些意見？

答：我很樂意談談有關訪問的問題，這是我一直想說的。實在說，我覺得你們的雜誌、講演，還有圖書館，都做得很好。但是訪問，只有所裏的人來聽，請別人講，可能兩方面都有一點無聊。當然有一些問題貴所的人都很有興趣，但是如果很多次他們都聽一樣或類似的東西，可能就不太有意思。有沒有辦法請那些訪問的人早一點來，就去看每一個人，都看個幾分鐘，就跟他聊聊天，發現他真正研究什麼。我覺得如果你們有興趣，將來可以當一個不正式的聯絡中心。

如果是正式的話，那要跟中央圖書館的漢學中心或是文建會吵架，這個不值得。我很感謝中央圖書館的漢學中心，因為他們給我獎學金。但是他們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學者，如果有什麼問題，還是要找人幫忙，那非要到這邊來不可，請吳先生幫忙，或是去什麼大學找自己認識的人。但是這不好，臺灣應該有一個地方可以去。如果外國人來臺灣，要知道誰研究《詩經》，應該有一個地方，你可以來就跟他們講講話。如果你們有這樣的基礎，現在文建會有一個很大的翻譯，他們就可以靠你們的知識。現在我們很多外國人來，文建會就向他們問《楚辭》有沒有翻譯，那個翻譯好不好，結果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。如果有一個比較可靠的地方，像你們文哲研究所，你們跟外國的關係不錯，應該知道情況怎麼樣，就可以打電話來問你們，你們就可以說，有翻譯，但是那個翻譯不太好，可以再翻一次，或是已經有了不起的翻譯了，不必再翻。這個他們文建會辯論了一年，每一次有外國學者來，他們就請他到文建會給意見，每一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，所以他們越來越糊里糊塗的。可能將來會浪費很多時間和錢，因為現在外國《楚辭》已經翻得很不錯，不需要再翻，但是有很多東西卻還要考慮。

還有，我真的有興趣想要知道你們做些什麼，先認識你們，這樣來訪問的時候，可能比較活潑一點。不只是說一點普通的意見。如果你們知道一些我已經知道的或是不知道的，問的問題，可能對兩方面也都比較有意思一點。